

伊勒特 著

CAOYUAN SHANG

草原殇

牧羊的日子虽然孤寂 但
高天阔地的草原 和
朗朗的阳光 给了我幻想的翅膀



民族出版社

草原殇



CAOYUAN SHANG

伊勒特
著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原殇/伊勒特著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105-05379-8

I. 草… II. 伊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2055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.5

印数: 0001—3000 册 定价: 20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 010-64212794; 发行部电话: 64211734)

作者简介

伊勒特，蒙古族诗人、作家，大学学历。1956年生于内蒙古锡林浩特。曾在苏尼特插过队，在那里放过羊，驯过马，教过书。1980年从事律师职业，1986年参加全国首次律师资格统考取得律师资格，后在行政部门供职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伊勒特从小酷爱文学。在摧残文化的“文革”年代，他就如饥似渴地搜求所能读到的每一本书，熟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，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伊勒特从1975年即开始诗歌、散文诗和散文的创作。上山下乡的时候，牧羊的日子虽然孤寂，但高原和朗朗天阔地的草的阳光给了他幻想的翅膀，诗的灵感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心中萌生——草原，是他创作的不变的主题，对草原他有抒发不完的情感。



已出版的作品主要有诗集《伊勒特诗选》（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）、《心造的跋涉》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）、《起犇谷的传说》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）、《永远的痛》（作家出版社）、散文集《伊勒特散文选》（远方出版社）、蒙古文诗集《鸟的祈祷》（民族出版社）等。还有许多作品被收入若干种选集。1993年获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发展成才奖；作品《十月的牧歌》获自治区文学创作“索龙嘎”奖；2000年获《诗刊》杂志社举办的“绿色地球杯”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。

近年来，伊勒特的散文创作渐入佳境，厚重的生活阅历以及多方面知识的积累，使他的笔锋游刃有余。他认为，散文似乎可以更真切、更细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。透过他的娓娓叙述，我们可以体会到深邃的哲理和悠远的意境。

可以看出，伊勒特的创作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峰。

为希望工程签名售书



1996年与席慕蓉在一起



草原殇
CAOYUAN SHANG

2001年在奥地利莫扎特纪念公园



2001年秋在欧洲阿尔卑斯山区





1995 年在黃山



2002 年春在海南島



1999 年在周庄



2000 年与儿子在盘山之巔



2000 年妻儿在盘山



2000年7月与妻儿在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

序

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篇序文会是在医院的病榻上，用左手来一笔笔艰难地完成。

这本书稿整理到后期，我由锡林浩特市调任镶黄旗工作，新的岗位工作之繁忙，使我不得不把书稿的事搁置一边，全身心地去做我必须抓紧做的旗里和百姓的事情。我来镶黄旗说的第一句话：我要把生命最辉煌的阶段献给这里，为这里的百姓效犬马之劳！正当我身体力行的时候，一个匆忙的早晨，我意外遭遇车祸“马失前蹄”，险些丧失了生命和我视若生命的右臂。

6月16日，我前往呼和浩特市参加自治区党代表会议，选举产生出席党的“十六大”代表。会议间隙，我三次看望“转移”到呼市周边依托“蒙牛”、“伊利”发展的几十户养奶牛的牧民。我为什么热心而且倍加关注他们，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们那里的生态和牧民的安居乐业。19日上午，我陪同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布和朝鲁慰问了我们的牧民，下午参加了自治区廷·巴特尔事迹报告会，翌日一早四时返黄。途经一个叫罗家营子的地方遭遇不测。

平日里，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。自以为骨子里浸透着一种处变不惊的意志力，这下真的来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。

碰撞的瞬间，鲜血一下子染红了我白色的长裤，同时感觉湿漉漉地浸透内裤。跳下车，发现右臂在肩上“荡秋千”。心里一紧，想，胳膊碎了。血在不停地流，眼镜不知飞哪里去了。我冷静地意识到，眼下危及生命的是失血，必须拦车请求救助。于是，我用左手握住血肉模糊的右臂，穿梭来回于公路上，三四辆车疾驰而过，这时，手臂里的碎骨在握着的掌中咯吱咯吱地蹭响，我的腿真有些软了。但终于咬牙支撑下来，搭上一辆好心司机的车……

我的一些作品，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，都曾涉及过死亡的话题。现在，在地狱的门口碰撞一次死亡之后，认识和感觉在生命中提升。死虽然不足惧，可生真是美好的事情，不能不珍惜啊！

我不平静地感受着自己的存在，感受着一生中受伤的早秋的不同寻常。我离不开草原，更离不开草原上的阳光。我是为看到草原而生的，我想要为草原做的许多事情和生命的其他计划还未完成，因此我不会猝然而去。

这本《草原殇》就是诸多计划中的一项，虽然大部分内容已完成，可还有几个重要篇目放在那里，来不及整理收入。《寻找敖特尔》是我琢磨较久的一篇散文，内容分四部分——春营盘、夏营盘、秋营盘、冬营盘，揭示牧民传统的朴素生态意识，寻找保护草原的有效途径。《鹰殇》是心灵绞痛的产物。从前，鹰雕鸢隼等猛禽，在草原上随处可见，而如今愈来愈鲜见，生物链遭破坏，鼠害泛滥。我为这些草原的精灵呐喊，为草原的生态平衡、生态安全呐喊。《马殇》更是怀草原之旧，恋草原之苍茫的结晶。我一直以为，马是草原的魂儿，没有马，

草原就像丢了魂儿一样，牧民就像丢了魂儿一样。短短的十年廿年里，马的数量锐减，从前万马奔腾的镶黄旗，现在仅剩六百多匹，真让人伤心。我住医院期间，内蒙古农大的芒来博士来看我，不巧，他的脚踝骨裂，由他带的研究生将他背到我的病室。我俩之间正是由于“恋马情结”成为朋友的。我开玩笑，我是马失前蹄，他是马失后蹄，开心的我们暂时忘记了伤痛。前不久，我在他的“内蒙古铁合蒙古马综合研究中心”成立大会上，送他四句话：为马而来，为马而泣，为马而诗，为马而奋！真的，没有马草原还有什么意思，我们生活在草原上还有什么滋味。

此外，《褴褛的灰腾锡勒》、《驼殇》等篇目也是计划内的工作，看来也只能留待他日来做了。

在经历了神秘而平常的死亡之后，我在一首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乌珠穆沁的乳房吐出的是花朵/阴山脚下的黎明/死神吐出我的后半生。”我冷静地想，这神圣的后半生不能不骄傲地活着，不能不快乐地活着，不能不有价值地活着。眼下，医生每天用棉球为我擦拭伤处，而我用诗来擦拭伤口深处。我想起王夫之的“造命说”，生命是可以创造的啊！

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心情，我写下这篇序文。我虽然是卧病的伤马，可我多么渴望奋蹄呀！

作者

2002年7月10日至20日写于病室

2002年9月整理于慈牛轩

目 录

序	(1)
鸟 悟	(1)
生日礼物	(4)
淘书散记	(7)
永远的普希金	(11)
凝 望	(14)
憨牛吃语	(16)
憨牛书话	(22)
衣食住行话变迁	(27)
中年低语	(32)
万成和我	(35)
灵魂与自然的交响	(39)
乌珠穆沁抒怀	(43)
再访周庄	(47)
想念书房	(50)
走进《草原》	(53)
与儿子聊天	(56)
新世纪的呼喊	(59)
苦 旅	(63)
善 待.....	(68)

人生思静	(71)
草原之夜	(74)
草原殇	(77)
谒鲁迅先生墓	(80)
舅 舅	(83)
水的断章	(87)
我的书房	(97)
可怖的灵魂	(101)
享受逆境	(105)
凭吊拜伦	(109)
黑 茶	(112)
浑善达克遐想	(117)
秋读大野	(124)
雅典印象	(130)
美丽的阿尔卑斯	(135)
心游阿尔善	(139)
感受荷兰	(153)
鸟的祈祷	(161)
萨尔茨堡一日	(168)
心碎达豪	(173)
憾遗巴黎	(178)
仰望大师	(183)
提升草原之魂	(188)
那年好大雪	(192)
后 记	(198)

鸟 悟

在草原，我曾为鸟的母性表现而感动。

放羊时，我见过一种鸟，羽毛赤褐色，略有黑褐色斑点，喙尖而长，尾羽很短，略向上翘，个体不很大。为护巢卵或它们的雏儿，会佯装出一种样子，把天敌引开。

这种我叫不上名的鸟，披一袭丽羽，蓝钻石似的眸子嵌在秀首的两侧，煞是可人。我从未听过它们鸣叫。我想，它们的啼声一定很凄苦。春暖花开，正是产卵孵雏时节，我尾随羊群感到无聊。忽地邂逅一雌一雄鸟，怯怯地环顾。我慢慢靠近，它们振翅匍匐疾走，仿佛负伤的样子。停停飞飞，飞飞停停，雌雄鸟配合默契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诱你追赶，待逃离到安全地带才高飞而去。

起初我追逐只觉得好玩解闷，后来觉得鸟真是聪明，再后来生出几分怜悯和愧疚。鸟在生物圈里，从自身保护能力角度来说无疑是弱势物种。你看它们护雏时的姿态，展现一种凄然的美，虽然无助却是那样奋力，由不得你不心动。

无论是面临人类的伤害，还是其他动物的袭击，都是鸟痛苦的日子。

许多城市的清晨，街上或公园不乏拎鸟笼子玩鸟的

人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从心里鄙夷这些用鸟开心的人。我觉得他们是另一类鸟的天敌。我为笼中之鸟难过，失去天空的它们，多憋屈啊！它们不能歌唱着捕食，不能歌唱着飞翔，只能在别人设计好的囚笼里求生，直至丧尽自谋生计的能力，真是鸟生至悲也。

我读过一本书，描述老北京天桥玩鸟一族的把戏，五花八门玩弄鸟的理论一套一套的，读后令人真不舒服。越是珍稀的鸟越是能吊起这些有闲阶级的胃口，什么八哥、鹁哥、画眉、百灵的，都是他们幽囚的对象。到了清代八旗纨绔子弟手里更是登峰造极，即使鸟笼制作用料、鸟缸、鸟杠之类的考究奢靡，也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。再美丽的牢笼终究是牢笼，鸟绝对不喜欢。我曾经想，放风的囚徒，冲出牢狱，第一件事肯定是仰望空中的飞鸟。他无法不羡慕鸟的自由自在，无法不被鸟发自内心的欢悦的啼鸣声震撼。

有一次，我在呼和浩特街上观察一个中年玩鸟人的作派。当时我无心赏鸟，只顾盯玩鸟人的举止相貌。不知为什么，联想起清宫里的太监。太监不是皇帝笼中的玩物吗？而且是皇上阉割了的尤物，像锦笼中之鸟一样丧失许多功能的尤物。我甚至突发奇想，有一天玩鸟人被鸟囚禁在笼中玩弄才好。这不是没有可能，等到空中不再见到飞鸟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园混沌一片，尘沙弥漫，不就是一个可怕的大囚笼吗？

鸟是非常重情谊的挚友。我在乡下曾听牧民兄弟讲过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。说是离一家浩特不远的塔拉，

生活着一对灰鹤，每年夏天都要在这里生儿育女。有一年的初秋，一个坏小子猎杀了其中的一只，另一只悲伤地守候在丧偶的地方，哀鸣之声令人窒息。过了一段时日，浩特牧民走敖特尔搬进秋营盘。搬家的那天，亲眼目睹了这只大鸟从高空俯冲进了炉灶的灰坑而自尽。鸟和鸟的啼鸣从此永远消失在这片美丽的塔拉上。这件事，使我找到了牧民之所以珍爱鸟类，轻意不杀生的原因。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传说，但在我下乡的地方传播很广，我以为这正是牧民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环境意识的反映。

我徒步走在草原上，发现一巢鸟蛋。深褐色的斑点告诉我，那里面隐藏着大自然的玄机，那里面孕育的不是简单的生命，是人类快乐的心情，是人类生存的核按钮。

我不敢想象，草原失去鹰的天空是多么苍白。没有鸟语，花香也寂寞。

百灵是草原的精灵，大自然的歌手。可是人带着网来了，百灵觉得失去了整个草原；人带着笼来了，百灵觉得失去了整个世界。

昨夜，我梦见自己栖息在一枚羽上，感觉很暖和。可那是一枚落羽，月光下我在松林间独自低叹。我闻到老枪呛人的气息，听到扣动扳机的声响。整个林子已经睡眠，只有鸟惊悚的目光刺我如芒。

鸟鸣临风而碎，还有我那倾听的心境。

2000年10月28日

生日礼物

不经意间，儿子长大了。望着他说话时上下蠕动的喉结，似乎淡忘了哺育时的艰辛。悄悄移向镜子，看看自己，不觉心头一阵悸动。儿子重复我的时候，我何尝不正在重复已然垂垂老矣的父亲。

我从未认真为儿子过过一次生日。却时刻注意着他成长的轨迹，哪怕是一次小小过失的纠正，都像修改一篇文章的病句，甚至标点一样刻意。我常常像虔诚的天主教徒默祷《圣经》一样，默祷儿子成为一个有用的好人。

儿子读初中了。这是人生了不得的一个转折。生日那天，我想送件礼物给他，送件能影响他毕生的礼物。于是我自己动手，用一种叫水曲柳树皮的装潢材料，把心爱的书桌装修一新。我坐在恬静的书房里，痴痴地望着崭新的书桌，它就像一个童话中的美人鱼。好，就让爸爸把这美人鱼捉来给你，让它载你去游知识的大海吧！

1985年10月15日，儿子出生。那时，我正在读电大。许多学业，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。尔后，相继在这张桌上完成了几本书的写作、编辑和整理工作。我的诗集和散文中那些美好的梦也是从这里起飞的。

记忆中与儿子有关的事情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轻轻伸

手，就能触摸到似的。他出生时的四斤三两的体重，使我生平第一次对“骨瘦如柴”产生复杂的感受。那时的我，除了满脸惊讶之外，心亦大汗淋漓。一个生命就这样，像一团红胶泥皱皱巴巴地经风雨见世面了。后来的麻烦和担心是我和妻始料不及的。先是从没完没了的单调的哭闹中，发现双侧疝气。惊恐之后我们开始想办法治疗。我相信儿子是最幼小穿裤衩的人了。月子里姥姥就用纱布为他缝制了裤衩，把奶奶的顶针儿固定在疝气的位置，据说是民间疗法。顶事没顶事说不准，反正孩子渐渐大了也就好了。

那年冬天大雪，奇寒。我养的几只鸡，本来期望来年春天产蛋，为妻滋补，却冻死的冻死，活下来的也冻掉爪子成了残疾鸡。天冷，室内温度就不高，似乎儿子也格外能尿，烘干尿布成了问题。那时要有“尿不湿”或者有暖气该多好！我们十五平方米的斗室，靠火炉取暖。于是我“穷则思变”，用铁丝制成网状“尿布架”，夹在炉筒上烘干，一层层尿布无风而招展，像万国旗一样，是那年冬天我家最亮丽的一道风景。

不知不觉中，儿子会淘气了。书桌当然是他捣乱的首选之地。大概是桌面上的稿纸、砚台、笔筒里参差的文具之于他实在好玩吧。如今，我望着书桌前凝神解题的儿子的端庄身影，无论如何也难与学步时就在这张桌面上尿湿我稿纸的他联系起来。

我仿佛看见埋首书桌十几年的自己，心底涌起一种幸福感。